

中国文学经典文本 细读理论与个案批评

(小说·戏剧)

◎ 田中元 /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细读与审美文化”(09E042)成果

中国文学经典文本 细读理论与个案批评

(小说·戏剧)

◎ 田中元/主编

◎ 张学凯 王朝霞 冯永朝/副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细读理论与个案批评：小说·戏剧 /
田中元主编.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5
(国家特色专业包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丛书)
ISBN 978-7-310-04454-2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师范
学校—教材②戏剧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师范学校—教
材 IV. ①I207.42②I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4785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 23508339 (022)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 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 23502200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710×1000毫米 1/16 28.5印张 464千字 2000册

定价：5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 23507125

前 言

近年来，视觉审美正不断消解着传统的阅读观念，以享乐式、消费式的审美活动取代文本阅读，“看形象”成为一种潮流，虚拟性、游戏性、娱乐性、表演性、仪式性、公众性的表象日益受到青睐，读书意识淡化，甚至在中文系没读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也大有人在。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从捍卫文学的立场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视觉化走向”进行了抨击。与此同时学术上的宏观研究与西方理论学说的大量引进，导致了学术界盛行新方法和新理念研究，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逐渐取代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文本细读逐渐为一些研究者所冷落。面对这种现象，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早在2004年发表论文指出，学生对文学史准备得相当充分，但一问到具体作品就破绽百出，“他们（指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不仅相当少，而且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他还专门撰文重提“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他强调现在“有必要从文学史教学最基本的教学类型——细读文本出发，解读文学作品，提升艺术审美性，认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实现‘细读文本’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融与碰撞，回到文学之所以文学的文学性上来”。让文本细读走向文学深度阅读，在文学接受中重新激活其批评策略——文本细读，已势在必行。文本细读最初是由英美新批评提出来的，主要侧重于形式批评，但我国学界的文本细读的内涵远不止于形式，已经扩大到对整个文学作品的解读，既包含对形式的解读也包含着对内容的解读和细读。本书的编者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文本细读就是把文本（也即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通过对文本结构、意象、语义、内容等细致的剖析、读解、阐释，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深度理解与阐释。文本细读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的文化意蕴、艺术魅力发现、解读、质疑的过程。在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力求回归文学的本体，从文本出发，强调文本与读者的对话，通过精细的阅读、审美的探究、细节的阐释和结构的梳理，对文本所蕴涵

的深厚意蕴做出多元的阐释和创造性阅读。文本细读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理念，对于提升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有效对抗审美视觉化、娱乐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我们有了编著本书的意图。

二

本书从体例上讲，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块。理论部分主要讲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细读策略，以期使读者了解、掌握读解的方法，进而运用这些方法读解其他文本。实践部分主要是个案批评，我们精选了部分意蕴丰富、具有广阔的解读与研讨空间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引导读者在了解常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创新性思考与阅读，将文本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缝合起来，借助文艺理论的新观点、新方法，重新阐释经典文本的文化底蕴，提供经典文本细读的范式。每一个个案文本细读之后，链接“作家档案”、“文本探究”和“原文阅读”三部分。“作家档案”主要是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的经历、代表作、风格、成就等信息；“文本探究”则主要是他人研究、评价文本的材料。这两部分内容的设置是基于我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阅读学理论，使读者能借助相关资料，多角度地、深入地解读文本，提升其审美能力。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对一些文学经典进行了多种范式的细读，凸显阐释经典文本的文化底蕴，通过文本细读实践，提醒学生重新审视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些误区，以弥补目前文学阅读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弘扬阅读文化的魅力，提升学生的阅读品位。本书努力强化文本细读意识，引导读者通过对作品的解读来与作家、作品对话，探寻其中的文化内涵，建构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使自己更有意义地生活，找到自己的诗意栖居之地。文本细读，不仅能让读者对某一文本有深入全面透彻的把握，而且能让读者的综合素养得到提升；如果文本解读到位了，那么艺术的魅力也就不请自到了。文学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密集的文化价值产品，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细读文学经典就是破译和传承文化的过程，只有细读文学经典才能释放出其中蕴藏的文化魅力。读者站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上，可以与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向进行对话与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读者就是一位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文化意向的解释者、传承者、评价者和对话者。读者在阅读文学经典时，可以从中探索其中蕴含的多重文化价值，如民俗学价值、历史学价值、宗教学价值、哲学价值等。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可以激发读者浓厚的生活情趣，增强读者感悟生命的能力，

为读者提供有意味的精神食粮，帮助读者解读各种文化现象，提升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激发他们的责任意识，引导读者走出封闭的阅读视野。对经典文本的细读既可以抚慰读者失衡的心灵世界，也可以净化灵魂，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结构，增强生活智慧、力量和信念，充实精神生活，唤起崇高的审美理想。就此，本书也特意精选了部分意蕴丰富的经典文本，将文本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缝合起来，引导读者在了解常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创新性思考与阅读。本书力求以全新的文化视野和研究方法，在文本细读与理论探究的裂口处，缝合二者之间的断裂地带，彰显文本的魅力，真正实现快乐阅读，建构起和谐、快乐、创新的现代阅读环境。

关于文本细读所依赖的方法。目前文艺学界在文学批评方法方面，普遍认同作家、作品、读者、社会文化（生活）四个因素观念。这四个要素成为文艺研究方法的重心所在，各种不同的文艺研究方法也就此在作家、作品、读者、社会文化四个维度上展开。本书依据著名学者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一书的划分方法，把文本细读的所依赖的文艺研究方法划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作家心理和创作过程的角度来看，细读文本所依赖的方法有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象征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型批评研究法。二是从作品本体角度来看细读文本的所依赖的方法有符号学研究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结构与解构研究法。三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细读文本的所依赖的方法有现象学研究法、解释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四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细读文本的所依赖的方法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后现代美学研究法、女权主义研究法、解构主义研究法、新历史主义研究法等。

本书对所选文本努力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多角度细读，力求在传统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如《绝望与渴望，痛苦与坚忍——细读李商隐〈无题〉》一文，尝试运用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优秀的诗作都是充满了“含混”、“悖论”、“反讽”和“张力”的复杂因素的观点，对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进行解读，把该诗看作一个“独立”语言结构，具体分析了其由悖论、隐喻、反讽、象征等形成的语言张力，认为这首诗的魅力主要来自作品一唱三叹的修辞力量，以及内部整体意义上的绝望中的悲伤与渴望中的热切和深重的痛苦与执着的坚忍之间的丰富绵长、回环不绝的意味。这样的解读，有别于传统的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的方法，从审美的角度深入挖掘这首诗的魅力所在。《用词“纵横”，“形生势成”——对〈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细读与质疑》一

文，运用阐释学、意境理论、社会历史研究法进行细读，发现这首诗的解读存在误读现象，指出《唐诗鉴赏辞典》虽然发现了这种误解，但把原因归咎于古人对地理位置认识的错误上。作者认为这首诗的解读误区其实不在于地名的错乱、地名的纠缠上，而在于对诗歌的意境认识不足，对诗中用字含义推敲不够。作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读局面，就是因为读者没有按照“诗家语”的规则来解读“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两句中的“暗”、“望”两词的真正含义。诗是想象的艺术，以境界为主，要有“飞动之趣”，诗人写诗是为了突出自己的感受力，形成想象空间，造成审美气势，如果把它当做四个地名的并列组合，境界自然就不存在了。明显与王昌龄的对诗歌意境的创作追求“高手作势，一句更别起意”大相径庭。只有用“诗家语”的规则来解读全诗，才能真正还原这首诗的本来面貌，才能凸显它的审美空间，领悟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韵味。《病态人生和心里的展示——〈呼兰河传〉象征意蕴解读》一文，通过萧红对故乡呼兰河小城的种种景象、事象描写的解读，挖掘了这些事象、景象背后的寓意——深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和包围着的小城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自私保守、冷漠残酷的病态人生和心理。这样的解读，对读者阅读一些寓意深刻的文学文本会有很大启示。《谁解其中味——〈红楼梦〉书名更改与“增删五次”的探究》一文，依据艺术交往理论、对话理论、接受美学中的“召唤结构”等理论探究了《红楼梦》书名多次更名问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它呼唤读者去填补文本所留下的“空白”，许多人认为作者创作《红楼梦》之前已有了该故事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曹只是加工者，并以此演绎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来，还考证出有那《风月宝鉴》一书来。作者从作家、读者两个维度论证了《红楼梦》的书名更改问题，对考证派提出了质疑。书中开始曰《石头记》，其后曰《情僧录》、《风月宝鉴》，再后曰《金陵十二钗》，最后曰《红楼梦》。曹雪芹在书中为什么要特意提到这与内容无关紧要的书名问题呢？作者认为这并非是故弄玄虚，可能“细按则深有趣味”，据作者看来《红楼梦》的真正研究方向，应像红学家余时英先生说的那样“把红学研究的重心应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作者虽然发出了“谁解其中味”的反问，其实这又是告知你“味在其中”。从书中传达的信息来看，作者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增了些许，删了些许，这书名的五次更改恐与此不无关系，从这书名的五次定夺，我们可以破译出作者构思过程中的“蛛丝马迹”，那就是作者对其要阐明的主题的几次变动。《无为有处有还无——试论〈红楼梦〉

佛道思想的双重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学的角度指出，红楼梦的佛道思想不仅是作家世界观的流露，而且更多体现出曹雪芹创作构思的需要，正因如此才带来多重的审美效应。《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利用这一艺术手段，把佛道思想一分为二使用，使作品获得了不同凡响的美学效应。这就对曹雪芹的创作思想研究有了新的认识。

三

中国文学经典文本浩如烟海，本书在编选过程中，由于对经典文本的探究有限，因此对中国文学经典文本没有做到全覆盖，只是依据编著者的研究专长做了取舍。本书对细读理论的探究不够完善，如在细读文本运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是西方的批评方法，而对中国古代的批评方法只涉及了一部分如知人论世、意境理论等，其他的理论方法像小说评点理论、戏曲理论等挖掘不够，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对一些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认识不足。如对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细读实践中运用，没有做系统的整体的研究，引用很少；对中国古代戏剧研究不足，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理论到选篇，我们参考并吸收了目前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他们的创造性研究深表谢意，但书中仍然存在不足甚至错误。我们在此期盼同仁一一指出，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编著者

2013年6月

目 录

前 言	(1)
经典·细读·审美·文化	(1)
小说细读的理论 with 个案批评	(26)
小说细读理论	(26)
小说细读策略	(26)
小说个案批评	(45)
要使善良的人得到美满的结局——品读《玉堂春落难逢夫》	(45)
中和之美的集中展示——读《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沔梅香认合玉蟾蜍》	(74)
无为有处有还无——试论《红楼梦》佛道思想的双重价值	(92)
谁解其中味——《红楼梦》书名更改与“增删五次”的探究	(98)
至善至美的感觉与印象——冰心《超人》的纯美呼唤	(133)
《社戏》中的“戏”——浅析《社戏》的叙述话语	(142)
悲哀的叹美者——《海滨故人》觉醒者的哀伤	(154)
《小城三月》解读	(197)
病态人生和心理的展示——《呼兰河传》象征意蕴解读	(217)
男权批判：1940年代中国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解读	(291)
世界末的风景——《尘埃落定》艺术魅力解读	(298)
阅读的诱惑——试论《尘埃落定》的构思艺术	(305)
戏剧细读的理论 with 个案批评	(329)
戏剧细读理论	(329)
戏剧文本（剧本）细读策略	(329)
戏剧个案批评	(341)

曲幽之处悄然隐去——解读丁西林《压迫》	(341)
复活在屈原时代的愤怒——细读《屈原》	(359)
暴风雨般旋转激荡的感情——感悟《雷雨》的艺术魅力	(379)
屋檐下的忧郁——走进夏衍三幕话剧《上海的屋檐下》	(422)
参考文献	(452)
后 记	(454)

经典·细读·审美·文化

一、文学经典·审美·文化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是审美的，也是文化的。文学作品价值的探究需要直面作品，体验作品，只有深度地解读作品才能把个体的感悟转变为集体审美，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出其应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底蕴。文本细读正是深度理解文学作品价值的有效途径，因此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要推行文本细读，只有细读经典文学作品，文本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

（一）什么是文学经典？

文学经典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探讨热点和重点话题，经典问题的探讨率先在西方发起，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以当时的政治话语“自由多元论”作为切入点开始展开探讨，20世纪80年代，西方《英语文学：打开经典》一书直接向传统的文学批评实践发出挑战，1983—1984年，美国著名杂志《批评探索》以文学经典为讨论主题展开专栏讨论，就此文学经典问题成西方热门探究话题。受其影响我国的学术界也开始展开经典问题的探讨。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如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王先霈、温儒敏、王崧舟等对文学经典问题也展开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跃进在《走进经典》一文中更是大力主张回归经典，著名教育家朱永新也从阅读学的角度强调了经典的重要性，著名学者周国平认为经典是“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人想要翻开它都不会遭到拒绝”，它表现了人类精神的某些永恒内涵，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拥抱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的，他们的作品触及了某些人类共同感兴趣的重大问题，表达了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南开大学的刘俐

俐在对中外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明确给文学经典下了定义，“文学经典就是在文学史上经受住历史考验，被普遍认可的重要文学文本/作品”。^[1]我们觉得这个概念有点宽泛，不够具体。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视角来看，经典最终要为接受者认同，因此我们认为文学经典就是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被文学史认同了的，能够代表某一历史时期先进文化，体现某一历史时期审美理想、情趣和文学成就，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文本。这就是说作为经典必须为读者认可，必须体现先进的思想、文化，必须体现当时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以及文学成就，必须具有民族特色。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的代表性、示范性、民族性、审美性、文化性。

（二）文学经典与文化

就文化而言，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认识的产物，是生活实践的产物，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密集的文化价值产品，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关乎作为生命主体的读者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文学经典中的文化价值是文学属性中最为古老也最为现代、最为深厚也最为广泛的价值属性。读者在阅读文学经典时，可以探索其中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如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民俗学价值、历史学价值、宗教学价值、哲学价值等。经典文本细读可以强化读者的文化意识，激发读者浓厚生活情趣，增强读者感悟生命的能力，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帮助读者解读各种文化现象，提升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激发他们的责任意识，引导读者走出封闭的阅读视野，培育他们厚实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格。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历史离不开经典的阅读。阅读是提升读者文化修养的重要途径。文学经典的文化价值来源于文学作品深刻的人文关怀。阅读文学作品，读者可以通过对作品的解读来与作家、作品对话，探寻其中的文化内涵，建构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使自己更有意义地生活，找到自己的诗意栖居之地。如细读《诗经》，读者借此可以了解某当时的的民风民俗，体验先民的生活乐趣。细读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作品，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使读者走进自己的精神家园。文学经典中所包括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价值内涵，也是文学中的主要文化价值。文学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读者从中可以全方位解读中国人的精神追求。读者站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上，可以与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向进行对话与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读者就是一位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文化意向的解释者、传承者、评价者和对话者。总之，细读文学

经典就是破译和传承文化的过程,只有细读文学经典才能释放出文化的魅力。

(三) 文学经典与审美

就审美而言,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形态,其最基本的属性是审美价值属性,文学经典就是美的结晶,它集形式美与内容美于一体。读者细读文学作品时,往往为作品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描写所吸引,为作品饱含的浓郁诗情画意所陶醉,为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所感动,为作品深远的思想意蕴所感染。文学作品的这种从感官感受、情绪情感和思想深度等方面吸引读者、感染读者、震撼读者并给读者带来精神愉悦、人格自由和心灵净化的价值属性,就是文学的审美属性。阅读文学经典,读者常常会忘怀现实,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愉悦感,产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情感体验,引发读者对作品中关于宇宙、关于历史、关于人生的深入领悟,从而带来某种超越感、升华感和自由感,给人以精神调节、审美的愉悦。如恩格斯在谈到民间故事书的审美娱乐价值时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在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硠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2]阅读文学经典“有的是为了满足一种补偿和宣泄的渴望;有的则意味着对生活的积极介入,意味着陶冶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培养健全的人格结构,增强自己的生活智慧、力量和信念。既可以抚慰读者失衡的心灵世界,也可以唤起读者崇高的审美理想。”^[3]总之,读者审美能力的提升,只有在大量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才能实现。只有在细读实践中读者对文学语言的审美感悟能力、对形象的还原能力才能被激活。只有细读经典作品,文学的魅力才能被发现,只有在细读实践中读者对文学的阅读兴趣和审美趣味才能不断提升。

二、文本细读的内涵及意义

(一) 文本细读的内涵

所谓细读,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批评术语,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由英美新批评学派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国著名学者王先霭先生在其《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一书中明确给细读做了鉴定,认为细读“指的是从

接受主体的文学理念出发，对文学文本的细腻、深入真切的感知、阐释和分析的模式与程序”^[4]。据此我们认为，所谓文本细读，是指把文本（也即作品）作为一个独立审美的对象，通过对文本结构、意象、语义、内容等细致的剖析、读解、阐释，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深度理解与阐释。力求回归文学的本体，从文本出发，强调文本与读者的对话，通过精细的阅读、审美的探究、细节的阐释和结构的梳理，对文本所蕴涵的深厚意蕴做出多元的阐释和创造性阅读。最初文本细读是由英美新批评提出来的，主要侧重于形式批评，但近年来文本细读的内涵远不止于形式，已经扩大到对整个文学作品的解读，既包含对形式的解读也包含着对内容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凡是对文学作品（即文本）的创造性阅读都称之为文本细读。文本细读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的文化意蕴、艺术魅力发现、解读、质疑的过程。

（二）文本细读的意义

在目前，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细读作为一种阅读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细读作为一种挖掘作品文化底蕴的工具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特别是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下，经典文本的阅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且不说普通读者，就是阅读的主要阵地——学校，在经典文本的阅读问题上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中国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心灵感悟能力以及传承文化的能力。然而在一些大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困惑，中学文学文本审美教育本来就受到当下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存在一些缺失，到了大学，文学课程的教学又是以讲授文学史为主。文学课程的教学的过程，像陈思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成了一个“传授文学史知识——记忆文学史知识——还原文学史记忆”的机械重复的过程。受此影响，很多学生并不是通过阅读文本来体味中国文学所蕴涵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而是以文学史知识简单图解文学，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意趣和文化意蕴很难被解读出来。再加上教改对基础课程的压缩，这种轻文本的倾向就更为明显，使很多学生面对经典文本缺乏深度解读能力，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品评作品时学生往往触摸不到作品的审美取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兴趣的疏离。此外受时代潮流、网络视频的影响，文本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停留于文学文本的表面层次。学生对于文学文本的审美变得越来越浅、越来越陌生，文本的审美阅读被搁浅。最近几年，我们在对大学一年级新生的调查中

发现,连中国古代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的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多,对常见的一些经典文本的解读也是颇感茫然。面对经典文本却走不进文本内部,创造性阅读也就无从谈起。这就造成了文本细读能力下降,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文本的审美趣味、文化底蕴无法得以呈现。轻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势必损害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弱化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主动性。为此,引导广大读者介入文本,细读作品,提高其的审美主动性、积极性势在必行。有鉴于此,在当前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国学、提升精神文化品位的形势下,只有细读文本,将文本细读的审美策略引入文学阅读实践中,才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提高读者文本细读能力,使文本的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以及文化内涵得以凸显,创造性阅读的局面才能形成。

现在提倡文本细读呼声很高,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温儒敏、王先霈、王崧舟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如陈思和教授曾列举的文本细读方法,有直面作品、寻找经典、寻找缝隙、寻找原型等几种。温儒敏教授也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本课题组成员都是高校教师,在研究过程中兼顾高校的学生和一般读者,力求把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和当代文艺学、美学批评方法对接、缝合起来,引导读者面对陌生文本,选择恰当的切入点。主要侧重细读意识的培养,文本审美趣味的引导,文本审美技巧的探究。同时利用生动的案例具体细致地引导读者介入文本,如从主题多义性、不确定性,语言的模糊性、诗意性,形象的典型性、独特性,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节奏与韵律、叙述者与声音等介入文本。我们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阅读文本存在的缺陷。一方面强化学生面对陌生文本的独立审美感悟力,引导学生完成从感性审美到理性审美的升华,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另一方面也期望对大众读者予以启发,引导他们进入文学的阅读天地,使他们感悟到审美的情趣。

三、文本细读的心理准备

(一) 期待视野与预备情绪

文本细读是读者在其期待视野影响下对小说文本内涵进行理解、接受的过

程。读者的阅读喜好、阅读心理，直接影响文本细读的效果。“期待视野”这一概念出自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的《走向接受美学》一书，“期待视野”是德国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接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建立在接受者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之上，是理解作品的基础，它影响读者阅读兴趣，决定接受效果。“期待视野”主要是指在阅读文本之前，读者受自身的文学修养、情感意志、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对文本内容的阅读心理期待。童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指出，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读者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叫作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简称期待视野（expectation horizon）^[5]。在具体的文学阅读活动中，这种期待视野主要呈现为文体期待、形象期待与意蕴期待这样三个层次。

根据自己的知识框架和理解结构形成的对文本的“期待视野”，是一种积极的阅读心态，实际上是读者在面对一个新文本的问题意识的觉醒。问题意识是学习的开始和细读创新的动力。让读者有一种问题意识，带着问题细读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积极探索与关注，可以有效提高读者的艺术修养、文学品位和阅读审美能力。作品一旦与读者的阅读期待遇合，就会使读者得到感化和提高，进而可以主动调整、更新期待视野，使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得到思想的升华，从而有效提高读者的审美趣味和丰富读者的阅读心理，实现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双重提升的效果。

读者的这种期待视野是一种“前理解”的心理状态，它是文学接受活动的基础。波兰现象学美学代表人物英加登又提出了预备情绪这一概念，它是指“接受者从现实关注向文学接受过程跃进的中间环节，是读者受作品基本特质的激发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绪，是一种‘前审美’的心理状态”。^[6]如果说期待视野是强调接受主体的先前的经验，那么预备情绪则突出读者最初的审美感受，它们共同为接受活动的深入展开提供了主体方面的动力与基础。因此，我们在进行文本细读之前，对阅读对象应该充满三个层次的期待，即文体期待、形象期待与意蕴期待。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在审美的世界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7]

（二）艺术感受力与悟性的结合

细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相互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是读者用

自己的审美情感去触摸与探索另一个熟悉的或陌生的心灵世界的过程。读者通过语言的媒介获得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感受和审美体验，并在文学细读中升华人生体验和审美精神。细读文本必须有艺术感受力和悟性，它是读者最重要的心理素质。在文本细读中拥有了自己的体验和感觉，个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体现，否则文本的价值和感染力就会被消解。敏锐的诗意感觉，是对中国文学经典细读的首要条件。只有拥有艺术感受力的读者才能够体会文学语言中的昂扬顿挫、整一多变、回环往复等的形式美，才能够敏锐、准确地理解话语的意义，才能体会文学文本中的特殊韵味和色彩。在文本中作者将自己的感觉写得细致入微，极富感染力，文人的情怀、自然的绝美、精妙的文字只有在深入感受的基础上，才能进入内心世界，传达出特有的文学美感。读者只有与作者、作品形成有效对话，才能体味其中渗透的灵光。读者只有具备了这种艺术感受力才能进入文本，才能细读文本，才能对文本作出深刻的解读、阐释。如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细读。中国古典诗歌具有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结构的音乐性、内涵的“召唤”性和意境的深远性，这是中国诗歌的艺术魅力。要读懂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不仅要求读者能够准确解读诗词原意，而且要求读者熟悉中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韵律和意境。要解读诗歌的音乐性，只有了解了作品暗含其中的因果、承续、递进等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破解其中的张力结构。如果读者没有强烈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体验就不可能解读出其中蕴含的艺术魅力。

（三）想象与理性的互动

想象，对于作家而言，是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对读者而言，想象同样重要，是读者文本细读的一种基本能力。没有想象力的读者，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读者。因为，没有了想象力，就无法完成文学细读。艺术想象力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再造想象、创造想象的发挥，填补文学艺术的“空白”，实现创造性阅读。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观点，“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文学文本是指由作者创作出来供读者阅读而尚未阅读的语言形态，而文学作品是指已经被读者阅读并赋予其一定读法的语言形态。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是未经读者阅读而有待于阅读的作品，而文学作品是已经读者阅读的文本。简言之，文学文本加上读者阅读才变成文学作品。只有读者在阅读中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把文本中的概念、符号变成具体的形象时，文学文本才最终变成了文学作品。文本中的空白，只有通过读者的想象力、创造性阅